

唐宋傳奇故事

(二)

羅奇 選擇



出版说明

《唐宋传奇》是我国唐宋二代的优秀短篇小说，情节曲折，结构完整，文笔优美，题材多样，人物形象突出，对后世小说、戏曲等有很深影响。但是，它们大都用深奥的文言文所写，一般读者不易读懂。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它们的故事，我社于一九五六年前后出版有用白话文译述的《唐宋传奇选》六辑，很受读者欢迎。现并为三册出版，改名为《唐宋传奇故事》。《唐宋传奇故事(二)》由《唐宋传奇选》第二、第四两辑合并而成。我社在编辑本册过程中，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。由于作者所处时代的限制，有的原作也宣扬了天命论、轮回说以及其他封建迷信思想，这次我们也尽可能予以删除。但为情节所限，不可能删除干净，希读者在阅读时有批判地对待这些问题。



目 次

李娃传	〔唐〕白行简原著	(1)
无双传	〔唐〕薛 调原著	(17)
柳毅传	〔唐〕李朝威原著	(27)
任氏传	〔唐〕沈既济原著	(45)
崔 炜	〔唐〕裴 铏原著	(57)
张 老	〔唐〕李复言原著	(69)
郑德璘传	〔唐〕薛 莹原著	(77)
裴 航	〔唐〕裴 铏原著	(85)
离魂记	〔唐〕陈玄祐原著	(92)
红 线	〔唐〕袁 郊原著	(96)
聂隐娘	〔唐〕裴 铏原著	(103)
古镜记	〔唐〕王 度原著	(109)
田螺姑娘	〔唐〕皇甫氏原著	(121)
薛 伟	〔唐〕李复言原著	(125)
灵应传	〔唐〕佚 名原著	(131)
京都儒士	〔唐〕皇甫氏原著	(148)
兰陵老人	〔唐〕段成式原著	(151)
求心录	〔唐〕张 读原著	(154)
杜 丰	〔唐〕牛 肃原著	(159)
白万州遇剑客	〔宋〕张齐贤原著	(162)

李 娃 传

[唐]白行简^① 原著

汧国^②夫人李娃，原是长安的妓女。她的品格高超，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，所以我替她写了这篇传。

天宝年间，有个常州刺史荥阳公，名字这里不提了。他在当时极有声望，家道很富足，年纪五十左右。他只有一个儿子，已经二十岁了；资质聪明，满腹文才，不象寻常一般青年的样子。因此当时人对他都推许佩服。他的父亲很爱他，而且器重他，时常说：“这是我家的千里驹^③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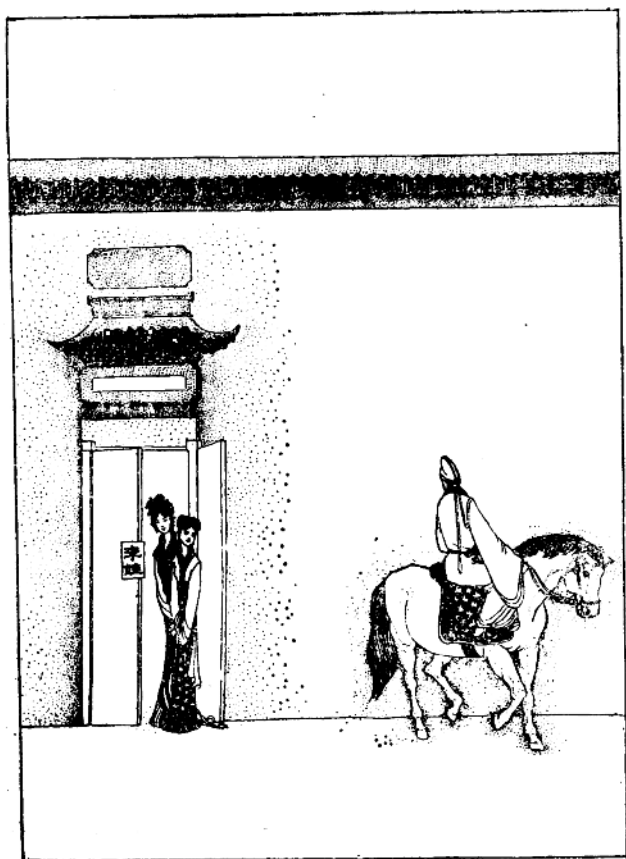
他在郡中被选拔为秀才，将要往长安应试^④。临行的时候，父亲替他准备了极华丽的衣服、装饰、车辆、马匹，又替他算一算在京里应该要多少开支，一起都给他带去，对他说道：“据我看来，象你这样的才学，定然一下子就能考中

① 白行简 字知退，下邳人，是白居易的兄弟，贞元末年中进士，唐宪宗元和年间做过主客郎中。

② 汧国 在今陕西省境内。

③ 千里驹 “驹”是小马。日行千里的小马称“千里驹”，喻少年有为。

④ 应试 唐朝的秀才可以进京考进士，与后来明清的考试制度不同。



的。如今我给你两年的费用，还特地多给你一点，这是鼓励你的意思。”公子也自命不凡，把功名看得似乎已在掌握之中。

从常州出发，他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长安，住在布政里。有一天，他从东市场游玩回来，走进平康里东门，要往西南去看一个朋友。经过鸣珂里，看见一所住宅，门庭并不十分宽敞，可是屋宇很深。两扇大门，一扇开着，一扇关着。有个女郎站在门口，手扶着一个梳双髻的小丫头。那女郎的容貌长得非常美丽，真是人间绝色，世上少有。公子不觉扣住马匹，停了好一会，一时舍不得走开，假意把马鞭子掉在地下，等候跟随的人替他拾取。他目不转睛地看那女郎，那女郎也呆呆地望着他，大家露出很爱慕的神情。公子又不敢上前和她讲话，无奈只得回转寓所。

从此以后，公子成天好象失魂落魄似的。他私下去找一个熟悉长安情形的朋友，打听这女郎家的情况。朋友道：“这是妓女李娃的住宅。”公子道：“李娃可以求得到吗？”朋友道：“李家很阔绰，往来的都是豪门贵族，钱很不少，没有上百万铜钱，不能打动她的心。”公子道：“我只怕不能成功，要花上百万铜钱，有什么舍不得的？”过了几天，他换上一身新衣服，带了许多跟随的人，往李家去敲门。一会儿，有个丫头出来开门，公子问道：“这里是谁家的住宅？”丫头不答，飞快地跑进去，高声叫道：“前番掉落马鞭子的公子来了！”

李娃听了很高兴，说道：“你暂且请公子等一下，待我打扮好了，换上衣服，出去接待他。”公子听了，心里暗暗欢喜。

丫头把他引到屏门后，看见一个白发驼背的老婆子，这就是李娃的假母。公子上前拜见，说道：“听说这里有空房子，我愿意出些租金，租下来居住，不知可有这事吗？”假母道：“只怕这里的房子太狭窄，不配公子居住，哪里敢要什么租金；”

假母请公子在客厅上坐。客厅的陈设十分华丽。假母道：“我有一个女孩子，年纪还轻，技艺很拙劣，只是欢喜接待宾客。她愿意和公子相见。”说罢，就把李娃唤了出来。

李娃有一对明朗活泼的眼睛，一双粉装玉琢的手腕，走路起来，袅袅婷婷，姿态很美妙。公子慌忙站起来，低着头不敢看她，与她见过礼，说了几句客套话。她一举一动都娇媚动人，是公子从来未曾见过的。李家奉茶敬酒所用的器皿，都非常讲究。

公子坐了很多时候，天色渐渐黑下来，暮鼓声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。假母问公子，寓所远近如何。公子有意说得远一点，希望李家能留他住下，骗她道：“我住在延平门外，出城还有好几里路呢。”假母却说道：“暮鼓已经响了，公子应当赶快回去，不要犯了宵禁，惹出麻烦来。”公子道：“今天我很幸运，能和你们谈谈笑笑，不觉天色已经晚了；我的寓所很远，城里又没有亲戚，叫我怎么办呢？”李娃道：“假如公子不嫌这里窄狭，我们准备请你搬来住。今天寄宿一夜，有什么关系呢？”公子不住地把眼睛看着假母，假母说道：“很好！很好！”公子便把跟来的僮儿唤进来，叫他拿出两匹绢[●]，交与李家，请李家备一顿晚饭。李娃笑着再三推辞

● 绢 唐朝人可以把绢代替银钱使用。

道：“这样就不是主人待客的礼节了！今天的一切费用，你都不用管。只是我们家里穷，只能随便吃些粗茶淡饭。其余等过几天再说吧！”

一会儿，大家到西边厅堂上去坐。屋子里的帐幔、窗帘、床榻，都光彩耀目，那妆奁、被褥、枕头，也都非常精致华丽。丫头们点了灯烛，摆上筵席，菜肴极其丰盛。吃过晚饭，假母走出去了，公子和李娃才亲亲密密地谈起来，调笑打趣，无所不至。公子道：“前天偶然从你家门口经过，恰巧碰到你在门口。从此以后，我时时刻刻想念你，便是睡觉和吃饭的时候，也没有把你忘掉。”李娃道：“我的心也和你一样。”公子道：“这一次来，我不单是要找房子，乃是希望达到我平生的志愿，但不知我的命运如何？”

话未说完，假母又走进来，问他们在谈些什么。他们老实告诉了她。假母笑道：“男女之间爱慕是免不了的，倘然彼此情投意合，即使父母也无法加以阻止。只是小女才貌丑陋，怎能配得上公子呢！”公子立即退到阶下，向假母拜谢道：“即使叫我在你家做仆人，我也是甘心情愿的。”从此，假母便把公子当做新姑爷看待，又陪他喝了一回酒，方才走开。

第二天，公子把自己的行李一起搬过来，住在李家。他变得很少出外，不再与亲戚朋友见面，每日里只是和妓女优伶们混在一起，饮酒作乐。钱用光了，便把车马和僮仆陆续变卖。这样在李家住了一年多，带来的银钱、车马、奴仆都没有了。假母对他的态度也渐渐冷淡起来，而李娃对他的爱情却更深了。

有一天，李娃对公子道：“我与你相好了一年，还没有生

男育女。我时常听得人家说起，竹林寺里的菩萨非常灵验。我想备一副祭礼前去求子，你看好不好？”公子非常高兴，就当掉了几件衣服，买一副三牲祭礼，和李娃一同往竹林寺祷告，还在庙里住了两夜，然后回家。

在回家途中，公子骑着驴子，跟在李娃的车后。到了宣阳里北门口，李娃对公子说道：“这里朝东转弯的一条小弄里，是我姨母家。我想进去歇息一下，顺便探望姨母，你看如何？”公子依了她的话，向前走不到一百步路，果然看见一座房子；从边门里张望进去，里边的院子十分宽敞。跟在车后的丫头唤住公子道：“到了！”

公子刚下马，恰巧有一个人走出来，问他们道：“来的是谁？”公子道：“是李娃。”那人进去报告。一会儿，有个妇人走出来，年纪约有四十多岁，向公子招呼道：“我的甥女儿来了吗？”李娃下车，那妇人迎上前去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好久不来？”大家互相看着，笑了一笑。李娃引公子拜见姨母。见过之后，便一同走进西边门内的院子里。那边有假山，有亭子，竹子树木很茂盛，池塘水阁，十分幽静。公子问李娃道：“这里可是姨母的私宅？”李娃笑了笑，没有回答，把话岔到别处去了。

一会儿，仆人送上茶和水果来，都是很名贵的东西。正在吃的时候，忽然有个人牵了一匹马，满头大汗地赶来，对李娃说道：“你妈得了急病，十分危险，几乎连人也认不出来了。你快回去！”李娃对她姨母说道：“我的心乱极了！我先回去，再立刻派车子来接你。你可以和公子一起来。”

公子要跟李娃一同回去，只见姨母和丫头噉噉地

说了几句，便向他摇摇手，叫他站在门外，对他说道：“老太快要死了，你该留在这里和我们商议怎样办理丧事，帮助李娃解决困难。怎能跟她走呢？”公子便留下来，和姨母计划丧葬祭奠的费用。但到天色晚了，还不见车子到来。姨母道：“连个回音都没有，这是什么缘故？公子赶快去看一下，我随后就来。”

公子立刻赶回李家，只见大门关得紧腾腾地，不但上了锁，而且还贴上封条。公子大吃一惊，去向邻居打听。邻居道：“李家本来是租赁这所房子住的，如今租期已满，房东已把房屋收回。李老太搬往别处去住，已经有两天了。”再问她们搬往何处，邻居道：“我们可不知道。”

公子要想赶往宣阳里去问李娃的姨母，可是天色已晚，计算路程怕到天黑赶不到，只得脱一件衣服当了钱，胡乱吃一顿晚饭，在旅馆里寄宿一宵。只因心里十分烦恼，一夜都未合眼。到天一亮，便骑了驴子，赶往宣阳里去。

公子赶到宣阳里，门关着。他接连敲门，敲了一顿饭的时候也没人答应。公子高声喊叫了好几次，才有一个当差的慢吞吞地走出来。公子忙上前问道：“姨母在家吗？”那人道：“这里没有什么姨母！”公子道：“昨天晚上明明在此，怎么今天躲起来了？”又问这里究竟是谁的住宅。那人道：“这是崔尚书的房子。昨天有人来租赁西边的院子，说是要在这里等候一个远道来的中表，不到天黑就走了。”这使公子又是着急，又是疑惑，几乎要发狂了，不知道怎样才好，没奈何只得回到布政里原来住的寓所。房东哀怜他，请他吃了一顿饭。此后，他因有一肚子的怨恨没处发泄，三天没有吃

东西，后来更害起病来。

过了十几天，公子的病势越发沉重了。房东怕他死在屋子里，把他送到凶肆[●]里去。他昏昏沉沉地挨延了一个时期。凶肆中的伙计们见他实是可怜，大家很同情他，拿些饮食喂给他吃。后来，他的病好了些，能拄着杖站起来。凶肆里的伙计便每天让他做些工作，叫他专管丧事人家的灵柩，拿些工资，养活自己。过了几个月，身体渐渐恢复了。每次他出外工作，听到人家唱送丧的哀歌，不免伤感叹息，觉得自己这样活在世上，还不如干脆死了的好。想到伤心处，更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，简直无法抑制住满腔的悲恸。回到店里，他又学唱哀歌。他本来是个绝顶聪明人，没有经过多少时候，哀歌已唱得非常动听，长安城里没有人能比得上他。

长安城里有两家最大的凶肆，向来在营业上竞争得非常厉害。东城的一家，车辆轿子都十分讲究，全城无敌，只是唱哀歌的人本领太差。老板听说公子唱得好，便出两万钱雇用了他，叫一般唱哀歌的老前辈，把拿手的歌曲暗暗地教给他，帮他创造新声，互相研究唱和。这样过了几十天，外边都没有人知道。

两家凶肆的老板互相商议道：“我们不妨把店里所有出赁的器具陈列在天门街，比赛一下，让大众来评判，谁优谁劣。输的罚五万钱请客，好不好？”两家都答应了，还邀请

● 凶肆 古时专门替人家办丧事的店铺，大致和后来北方的仪仗铺、南方的乐器店差不多。

了证人，立了一张合同，双方签了字作为证据，然后各自把器具陈列出来。前来参观的男男女女，一时间就聚集了好几万人。地保把这事上报了京师负责治安的官员，官员又呈报京兆尹。后来，四面八方的人也都聚拢来，真是万人空巷。从早晨比赛到中午，所有车辆、轿子、仪仗等各种器具，西城的一家都失败了。西城的老板脸上显得很惭愧，便在南边角上搭一座高台，请一个长胡子的老人，手里拿着铃子走过来，后面有几个人簇拥着他。那老人须髯飘拂，意气扬扬，捋一捋袖子，点一点头，走上台去，唱了一曲《白马歌》^①。他仗着自己本领高强，左顾右盼，旁若无人。因为听的人同声喝彩，他越发得意起来，自以为当世第一，不会再有人能胜过他了。

过了一会，东城凶肆的老板在北面角上也搭了一座高台。有个戴黑色头巾的少年，手里拿一柄羽毛扇子，被五六个人簇拥着过来。这便是那个落魄的公子。他整一整衣冠，慢慢地走上台去，一开口便露出一种凄凉悲感的神气，唱了一曲《薤露歌》^②。歌声清脆激昂，连台边的树木都被震得颤动了起来。歌还没有唱完，听的人已经被感动得在叹息流泪了。大家又嘲笑起西城凶肆的老板来，使他越发觉得惭愧，暗暗地留下要罚的钱，溜掉了。公子唱得这样好，四边围观的人都很惊异，但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。

① 《白马歌》 古时祭祀的歌曲。

② 《薤露歌》 古时送丧的歌曲。

在这以前，皇帝曾经下诏书，命各州郡的刺史、太守每年要到京城里来一次，名为“入计”。那时，公子的父亲刚巧在京里，也和几个同僚换了便服，偷偷地前往观看凶肆比赛。跟去的一个老家人，便是公子的奶公。他见那唱歌人的举止声音，分明是自己的小主人，要想上去相认，可又不敢冒昧，不觉流下泪来。公子的父亲看见了，觉得奇怪，便盘问他。老家人道：“那唱歌人的面貌，极象我家失踪的公子。”公子的父亲却说：“我的儿子因为行李中多带了银子，早已被强盗害死，哪里会在此地！”说完，也流下泪来。

公子的父亲回寓所以后，老家人丢不开公子，就找了一个机会跑到凶肆里问众伙计道：“刚才唱歌的是谁？怎么唱得这样好？”伙计把唱歌人的姓氏告诉了他。再问他叫什么名字，公子的名字已经改过了。老家人觉得很奇怪，又慢慢地挨近公子身边，仔细地观察。公子见是老家人，脸上顿时变色，立即转身想躲到人丛里去。老家人扯住他的袖子道：“你不是我家公子吗？”两人又拉着手哭起来。后来，老家人便把他带了回去。

到了寓所，公子的父亲大骂道：“你行为如此恶劣，辱没了我家门庭，还有什么面目见我？”就把他带出门去，一路步行走到曲江^①的西面、杏园^②的东面，剥下他的衣服，拿马鞭子抽了几百下。公子受不住痛苦，竟被打死在地上。父亲把他丢在那里，回去了。

●曲江 池名，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。唐朝时，曲江是长安著名的风景区，游人很多。

● 杏园 曲江池边名胜之一。

当初，在公子跟随老家人回去的时候，教他唱歌的老师因为不放心，派了一个与他要好的伙伴，暗暗地跟着他。如今见公子被打死了，急忙回去报告。众人都为他叹息，派了两个人拿床草席前去埋葬。到那里一看，发觉他的心口还微微有些热气，就急忙把他扶起来，急救了半天，居然渐渐有了呼吸。两人把他抬回去，用芦柴管子插在他嘴里，灌了些汤水给他吃，过了一夜才活转来。

一个多月以后，因为伤势很重，他的手脚还不能动，受伤的地方都溃烂了，肮脏得很。同伴都厌恶他，便在一天晚上把他抬出去，丢在路旁。路过的人可怜他，往往丢些残羹冷饭给他吃，他才没有被饿死。经过了一百多天，他能扶了杖站起来了。身上穿一件破袍子，打了百把个结，拖一片，挂一片，破烂得不成样子。手里拿一只破碗，沿门乞食。从秋天到冬天，每天晚上住在很脏的地洞里，白天便在闹市中东跑西奔，向人求乞。

有一天，天下大雪了，公子是饥寒交迫。他实在饿慌了，只得冒着风雪外出乞讨。他乞食的声音，非常凄惨，凡听到的人，个个都替他悲伤。这时候，雪下得很大，人家的大门都关着。他走到安邑里的东门口，靠着围墙向北转弯，走过了七八家门面，只有一家开着左边的一扇门，这正是李娃的家。公子不知道，连声喊叫道：“冻死啦！饿死啦！”声音惨不忍闻。李娃在楼上听到这声音，对丫头说道：“这一定是公子，我听得出他的声音。”李娃急忙奔出去，见果真是公子，却是骨瘦如柴，满身疮疥，简直不象个人的样子，很心痛地问道：“你不是某公子吗？”公子一见李娃，满

腔悲忿，却说不出话来，只能把头点点。李娃扑上前去，抱住了公子的颈项，脱一件绣花衣裳裹在他身上，带他到西厢房里放声痛哭道：“今天你弄到这般田地，全是我的罪过。”一时哭得死去活来。

假母听到哭声，吃了一惊，奔过来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啼哭？”李娃道：“为了公子。”狠心的假母忙道：“快把他赶将出去，你怎么把他带到这里来？”李娃把脸一沉，瞪着眼道：“你这话不对！公子本是良家子弟，当初坐着很漂亮的马车，带了许多金银绸绢来到我家，不上一年，花得精光。你又使用阴谋诡计，把他驱逐出去，这不象是人做出来的事情。我们害得他堕落，连家里的人也瞧不起他。父亲疼爱儿子，本是天性，现在害得他父亲也不认他，甚至把他打死，丢在荒地上。后来得了救，却又饥寒交迫，苦到这般田地，天下的人都知道是我李娃害的。公子的亲戚故旧都在朝廷上做大官，一旦有人追究起来，只怕我们也会大祸临头。我们做了这种丧天害理的事，便是鬼神也不会容许我们。我们不该自作孽，无端弄些祸殃出来。我做了妈的女儿，已经有二十年了。据我算来，我替你赚的金子，差不多有一千两吧。妈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，我愿意再拿出二十年的衣食费用，一起交给你，赎出我的身子。我与公子可以在离此不远的地方另找一所房子，早晚可以前来问安。这样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假母知道她已经下定了决心，无法挽回，只得答应。李娃把赎身的钱交给假母，还剩下一百多两金子，就在北面第五家租一所空房子住了下来。她又叫公子沐浴更衣，先给

他吃些汤粥，使得肠胃和顺，再给他吃些奶酪，使得脏腑滋润。过了十多天之后，又让他吃滋补的山珍海味。帽子、鞋子、袜子等等，也都挑那上等的买来给他穿着。调养了几个月，公子的肌肉渐渐丰满了起来。一年以后，完全恢复到从前的样子。

再过了一个时期，李娃对公子说道：“你的身体已经健康，精神也已经振作起来了。你应当静静地想一想，从前所做的功课，如今还能记得吗？”公子道：“只记得十分之二三了。”李娃便坐了车辆出去，公子骑着马跟在后面，到旗亭南偏门一家书店里，让公子挑选了许多应用的书籍，花了一百两银子把它们都买下来，带回家中，叫公子把一切心事都丢开，专心读书。公子没昼没夜地拼命地用功，李娃常常坐在旁边陪伴他，总要读到半夜里才睡。公子读得疲倦的时候，李娃便叫他吟诗作赋，调剂精神。这样地经过了两年，公子的学业大有进步，各种书籍没有一本没看过，便对李娃说道：“我可以出去应试了。”李娃道：“且慢！还不到时候哩！你必须做到十分精通之后，才能百战百胜。”

再过了一年，李娃道：“如今可以了。”公子便出去应试，果然这一科就考中了进士，文名极盛，便是老前辈读了他的文章，也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。大家争着与他交朋友，还只怕他不答应。李娃道：“你决不能自满。如今一般的秀才，只要考中了进士，便自以为可在朝廷上做高官，扬名天下了。你因为过去的行为有了污点，与别人不同，应当格外琢磨研究，再高中一次，才能够出人头地。”

公子从此更加用功读书，声价也一天天地高起来。这

年逢到会试，朝廷召集各处有学问的读书人来京应考。公子参加了“直言极谏科”^①，中了第一名。朝廷把他分派出去，做了成都府参军。从此，朝廷上的大臣，自三公以下，没有一个不和他交朋友的。

公子要去上任了，李娃对他说道：“你已经恢复了本来面目，可见我并不是一个负心人。如今我愿意回去侍奉假母，消磨我残余的岁月。你应当娶一个名门淑女，管理家务。婚姻大事，必须门当户对，不要让我玷辱了你的门第。希望你自己珍重，我从此和你分别了。”公子听了这话，哭着道：“假如你抛弃了我，我一定自杀。”坚决要她一起去上任。李娃也坚决推辞，不肯跟他前去。公子再三恳求，李娃道：“我送你过江去。到了剑门^②，你定要放我回来。”公子只得答应了。

他们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，到了剑门。公子忽然接到官报，他父亲由常州奉召进京，放了成都府尹，兼剑南道^③采访使。过了十多天，父亲到了，公子往驿站投帖拜见。他父亲以为自己儿子已经被打死，不敢相认。后来在履历上看见公子祖父、父亲的官衔和名字，才大吃了一惊，并且将他唤上堂来，抚摩着他的背脊，痛哭了半天，对他说道：“从今以后，我和你恢复父子的关系。”

父亲问他的经过情形，公子从头至尾地讲了一遍。父

① 直言极谏科 唐朝高等考试的分科之一。

② 剑门 唐朝的县名，在今四川省剑阁县东北。

③ 剑南道 辖区为今四川省境内剑阁以南、长江以北，及甘肃省岷山以南，云南省东北边境各地。